

## 中国大陆孩子们的苦难人生

【明慧网】近日，有媒体报道，“7.23”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两岁半女童小伊伊，经过近两年的治疗，仍然落下严重残疾：左小腿九级伤残，腿部皮肤十级伤残。左小腿切除了至少三分之二的肌肉，影响日后的生活。与当初中宣部的禁令一样，今天的大陆媒体，偶尔见诸报道的，都是在极力渲染小伊伊劫后余生的“喜悦”，闭目不见小伊伊六百多个日夜的痛苦挣扎，更不见事故真相和责任人。

在任何一个社会，老人和孩童受到的待遇都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。今天，当中共得意于“大国崛起”的时候，高呼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的时候，中国的下一代却在毒奶粉、毒疫苗、豆腐渣校舍、劣质校车、动车事件、盗车杀婴等等中饱受苦难的折磨，以至于人们唱出“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”的歌谣。

不过，这还是世人知道的阳光下的罪恶，而那隐蔽的黑暗处，有着鲜为人知的中共一手炮制的对孩子们更加残酷的罪行。十五岁的铁龙，家住河北省定州市留春乡邵村，因向老师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被老师诬告。留春乡派出所把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小铁龙绑架到乡政府，用手铐铐在树上，拳打脚踢，直到打累了他们去休息。之后小铁龙被迫流离失所。不久，又被他们抓住，关押到定州看守所。

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小学三年级的刘倩，在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得了急性白血病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家人将她死后下葬的衣物都准备齐全了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父母带着孩子学起法轮功来。刘倩在修炼七天之后，病体竟完全康复，由卧床不起到正常生活，医院检查说一切恢复正常。谁料两个多月开学后，学校校长迫于中共的压力把刘倩开除了，并扬言除非刘倩放弃修炼法轮功，否则

不能上学。开除第二天，小倩倩看到校长时，两眼瞪得滚圆，流着眼泪，手指着校长，愤恨地说：“他、他、他……”。在逼迫与折磨中，小倩倩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，五天后便抑郁而死。

还有一个孩子救母挨打。二零零六年，当盛伟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绑架，被绑到铁椅子上遭恐吓和刑讯。他忍饥挨饿借了二十元路费，背着三岁的妹妹到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，恶警竟然将盛伟痛打一顿。盛伟的脸被皮鞋踹肿，耳朵嗡嗡直响，毛衣袖子被撕破，当时就晕死过去。醒来后被强行推上警车送回家，警察揪掉小盛伟一把头发，还满嘴脏话骂他。小盛伟痛苦地说：“我现在没有妈妈了，爸爸也找不到了，我和妹妹在家连饭都吃不上。你们还打我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还有一个孩子被逼为乞。二零零二年十月的某一天，河北沧州盐山公安局警察跑到法轮功学员李淑霞家中，象群土匪式地翻墙而入，绑架、抄家，李淑霞十四岁的儿子哭喊，被警察用擦车的脏抹布塞进嘴里，带走后铐在公安局的地下室里。恶警对孩子打骂、逼供，企图问出当地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。孩子绝食两天才被释放。警察威胁孩子的外公说：过两天再把孩子送回公安局。孩子一听，吓得离家出走，从此乞讨为生。

还有一个孩子被逼着去看解剖父亲的尸体。二零零二年，河北阜城县崔庙乡清东村法轮功学员刘秋生被毒打致死。由于遗体上迷雾重重：遍体鳞伤，眼睛睁着，耳朵、脸部、

右肩、右胸呈黑紫色，家人怀疑是被毒打折磨致死。当局为了掩盖真相，故意不通知他的妻子和母亲，只把他十六岁的孩子骗去，当着孩子的面进行尸体解剖。解剖时，还取走一些器官，说是拿去化验。孩子哪能承受这样的场景，吓得魂不守舍。

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孩子们的故事，那是中共自编自导的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中的十二岁的小女孩刘思影的悲惨故事。中共为了陷害法轮功，煽动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，编造并导演了这场大火，把这个与法轮功毫无关系的孩子烧伤后再阴谋杀害。中共不但杀害了小思影，还把整个谎言制成电影、写进课本毒害全中国的孩子们。

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们的故事。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受着当局的迫害，他们成为了最受歧视和任意践踏的生命，遭受着毒打和关押的凌辱、恐惧和饥饿的吞噬、精神和心理的摧残，甚至无辜地失去生命。他们在黑暗中无奈地承受着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痛苦的煎熬，承受着这个社会的变态与冷漠。尤其是那千千万万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们，成为孤儿的他们或者被送进孤儿院，凄惨度日；或者流落街头，乞讨为生，而湮没他们幼小生命的，还有那无尽的甚至不能言说的对爸爸妈妈的痛苦思念。

虽然这一切都为中共极力掩盖着，然而正如它无论如何掩盖，小伊伊伤残的身体都是恶党草菅人命的记载一样，每一个孩子苦难的身躯，都在无声的诉说着恶党的残暴与冷血，都成为了它灭绝人性的罪恶的记载和见证。◇



▲大法弟子美术作品《孤儿泪》：

中共的迫害造成了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家破人亡。画中的孩子，父母双双被迫害致死，孩子满腹辛酸，忍着眼泪，捧着父母的骨灰不知何去何从……



# 民心不可阻 民众呼吁释放崔爱军

河北省双山子镇沟口子村法轮功学员崔爱军女士，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家中无辜遭中共警察绑架，至今已三个多月。至三月中旬，当地有三千八百位乡亲签名声援崔爱军，呼吁当局赶快放人。近日，又有一千八百四十一人签名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崔爱军。

据悉，当地检察院前阶段已将青龙县国保大队迫害崔爱军的案子退回。但青龙县国保大队长李印卿就是不放人，执意继续迫害崔爱军，还扬言：在两会后，再给崔爱军罗列点东西，再给检察院报上去。

## 继 3800 乡亲声援 又 1800 民众支持崔爱军

崔爱军家中，有八十一岁的老婆婆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每天哭着、摸着找自己的好儿媳；还有九十一岁的老公公，耳朵什么也听不见，每天站在门口盼儿媳回家。

崔家的遭遇，引起青龙县各乡镇民众的同情及愤慨，至三月中旬，

有 3800 乡亲签名声援崔爱军，其中崔爱军居住的沟口子村，全体村民 156 人都签名、按手印，强烈呼吁警察放崔爱军回家。

一位邻居写到：“这样的政府真让人们气愤，希望政府赶紧把人放了，好回家照顾老人。别把心思用在迫害好人上，干点正事。”

一位老师说：“这共产党太不讲理了，要说进监狱它们共产党的官员个个都够格。法轮功做做日历，讲讲做好人被迫害的真相，没有错。共产党它不让你讲理，就它一党独裁，说黑就黑，说白就白，讲不出理。”

一位中年男子说：“这个字我签，因为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他们按照真、善、忍做事，难道不对吗？共产党腐败透顶，杀人放火不管，专管（迫害）好人，真快完蛋了。”

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说：“这家老人真可怜，儿媳妇被抓，老人无人照看。共产党真缺德。我和她虽然素不相识，可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善

良的好人，这个字我签。”

三千多人签名营救崔爱军的消息上网后，引起涉案机构的恐慌，青龙县国保大队指导员冯奇、副大队长吕振东、双山子镇综治办主任郭振生、派出所刘某等一伙人先后于三月二十二日、二十三日闯到沟口子村，恐吓声援崔爱军的村民，并出动警察骚扰签名民众。但民心不可阻，日前当地又有 1841 人签名声援崔爱军，呼吁让崔爱军早日回家照顾耳目失聪的婆婆、公公。

## 事件回放：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镇综治办（即“六一零”——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）主任郭振生，伙同沟口子村书记张奇文、双山子镇副书记李庆林、双山子镇派出所副所长刘某以及指导员夏宝玉，闯进崔爱军的家，将她绑架，同时抢走崔爱军家中价值几千元的私人物品。崔爱军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，至今已经三个多月，从未让家人见过一面。◇

## “天安门自焚”——中共炮制的伪案

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。随后，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，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，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

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，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报导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》，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，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，不是法轮功学员。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，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（图一）。

央视自焚画面中，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，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，还能唱歌，创造了“医学奇迹”！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，记者却近距离采访，不穿隔离衣，也不戴口罩帽子（图二）。“自焚者”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，竟然完好无损；头发最容易被火燎，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；王进东背后的



□ 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：刘春玲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抡起条状物体猛击后脑，导致其倒地死亡。

警察拎着灭火毯，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“法轮功口号”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（图三）。造假之处还有：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，所谓自焚的当天，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“突发”事件。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“突发”事件，他们有备而来，拍摄了近景、远

景和特写。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，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，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，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。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，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，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。显然，这场“自焚”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。◇

